

魚峰文史

第二輯



政协柳州市鱼峰区委员会

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二月

9416712

鱼峰文史

(第二辑)

政协柳州市鱼峰区委员会

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政协鱼峰区委文史研究委员会近期研究课题	(1)
------------------------------	-------

广西机械工业的摇篮

——柳州机械厂史略.....	罗 群 黄义生 (4)
驾鹤山下一场护厂斗争.....	韦荣章 (15)
鱼峰食品厂厂史调查.....	刘燕飞 (21)
张翀生平及其思想.....	李子林 (26)
名人刘蕡其人其事.....	陈显达 (32)
抗敌演剧四队、五队在柳州.....	王椿湘 (38)
屏山小学地下党的活动.....	罗业华 (47)
屏山小学校名辩证.....	罗业华 (50)
寓柳同游三相考.....	公 然 (53)
为灵泉寺碑《新殿记》标点.....	李子林 (58)

三十年代以来柳州佛教简介	文 培 (60)
柳州酒业史略	韦建章 (64)
解放前柳州的轿和牛车	李智铎 (66)
柳州文场	韦建章 (69)
我受封建主义教育毒害的经过	董咸熙 (73)
抗日时期蒋介石在羊角山遭日机轰炸	刘 雄 (75)
明代柳州八贤简介(续上期)	希 平 (77)
柳州八景古代风景诗	希 平搜集整理 (80)
鱼峰传说	立 早 (82)
《柳州县志》有错讹	子 林 (84)
更正·补遗	(86)

政协鱼峰区委文史研究委员会

近期研究课题

为了集中力量有重点地抢救文史，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经研究，拟定近期研究课题如下：

一、柳州机械厂对广西机械工业发展的影响。

今年是柳州机械厂建厂六十周年。拟争取柳机和在柳机工作过的老同志及史学界支持，征集柳机历史发展带关键性的人和事的史料，研究该厂对广西机械工业发展的影响。

二、鱼峰辖区摩崖石刻及风景名胜研究。

两年内重点：

(1) 灵泉寺碑《新殿记》的研究；

(2) 《三相亭》及《驾鹤书院》的研

究；

(3) 张翀、戴钦等著名历史人物的石刻墓碑，及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的研究。

三、潭中县古城遗址及窑埠古渡的研究。

明年是柳州建城二一〇〇周年，我们拟考证柳州城第一个城廓的确切遗址及研究窑埠古渡的历史地位。

四、征集并研究抗日时期第四战区司令部政治部内的中共地下党特支及进步文化人士的活动，和这些活动对柳州抗日运动及进步文化活动的影响。

五、《蛮王战》遗址及其传说的研究。

六、天主教堂建立的历史时代背景研究。

七、柳州河南主要街道的街史研究。

八、其他：本辖区工商业、交通、文教、民族、宗教、风俗民情、民间传说的历史材料也征集研究。

希望各界人士特别史学界人士大力支持我们的征集研究工作，围绕上列课题，惠赐稿件。来稿将继续选登《鱼峰文史》，并略致薄酬。视资料征集情况，准备就序，我们将召开专题研讨会，到时恭请方家拨冗光临赐教。

政协鱼峰区委文史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

广西机械工业的摇篮

——柳州机械厂史略

罗 群 黄义生

修配飞机

公元一九二八年，正是中国军阀割据的年代，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便和其它各省的军阀相抗衡，于是用他们的话说，“节衣缩食”，一方面招兵买马，扩充部队，另一方面以广西八步的锡矿石和鸦片、桐油等为交换物资，从香港进口捷克的大批机器设备，并且向英美等国购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剩下的飞机零件，兴办军事工业，搞得热火朝天。桂系要兴办军事工业，地点选择在柳州，因柳州地居广西中部，水陆交通又比较方便，而在柳州又以龙泉山这地方最恰当。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傍水，进退防守都很方便。

经过七拼八凑，费了一番苦力，就在这一年，一座规模较大的工厂就在龙泉山下盖起来了。“广西机械厂”的招牌也就挂起来了。名义是“广西机械厂”，实际上却是秘密的“飞机修理厂”，他们请来了两名工程师（一名叫哈顿，加拿大籍；另一位是史蒂芬，美国籍）撑“门面”。还从美国旧金山请来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朱荣章来当这个厂的总工程师。

师，厂长则由“广西航空学校”副校长林伟成的妻舅黎国培担任。除了广招省内的技术工人以外，还派人专程去广东物色了六十多名熟练的技工来厂充骨干，还合并了贵县的探矿机器厂，梧州烟厂有几台刨床也被调来了，又从南宁机关枪厂拨来一部分设备和人员。当时有一家私营的爱通机器厂发生火灾，事后也并入这里。为了便于起运从梧州和广州来的水路货物，在这小小的鸡喇小镇上还专门铺设了一条轻便铁道，直达柳州市区中心；在龙泉山下的龙潭，随之建了座小型水力发电站。于是在短短的一年中，龙泉山下这片不过三平方公里的荒山丘陵地段便有了电灯电话、车马往来。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主要制造铁丝网的勒线机以及小型炸弹和修造枪炮，工厂固定资产为四十一万零一千元，职工只有二百来人。别看这小小的天地、加上后来又在这里陆续开办了酒精厂、骨粉厂和中华铁工厂，竟成了桂系喧嚷一时的工业区。

到一九三一年，工厂拨给第四集团总司令航空处，专营修理机械、飞机和购买英国的零件回来装配飞机。一九三四年航空处并入广西航空学校，更名为“广西航空学校机械厂”，厂长仍由黎国培担任。一九三五年，广西省召开“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就在这期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曾经多次到厂鼓吹动员“建设新广西”“栽培广西人材”。同时请来了日本技术员担任飞机安装的技术指导，还请来德国的飞行教官。尽管如此，工厂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工厂把进口的飞机零件装成飞机后，飞上天未多久便摔了下来。这年江西红军北上抗日，作二万五千里长

征，大军经过广西资源、龙胜等县时，桂系派工厂装好的飞机前去轰炸、扫射，结果被红军用步枪击落，飞行员沈翼当场摔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白崇禧为飞行员打气时说：

“人的生死在天，就好象我在北伐时，三个中队行军走在一起，敌人的飞机丢下炸弹，我左右的人都被炸死了，我就不死。由此可见，该死的还是要死，不该死的就是炸弹落在自己身边也死不了。”为了作示范，他叫德国教官在试飞时带头起飞，不料这个用重金聘来的德国教官也避免不了被摔死的厄运。

至于那个从美国旧金山请来的朱荣章，他从个人的名利出发，一心想在这个厂有所施展，于是在他当了厂长以后，便以厂长的身份订立不少严酷的规章制度鞭策工人。同时，他利用进口的零件和部件，改装设计了一种四个气缸的单翼练习机，能飞13000公尺，第一架试制成功，白崇禧简直高兴得不得了，特地在工厂开了个剪彩会，给了朱荣章和负责试飞的英国飞行员一笔很高的奖金，一些参与试制有功的工人也得到奖励。这时加拿大籍工程师哈顿很眼热，加上他又听到中国工人在讽刺嘲笑他：我们中国人造出了飞机，外国人一个月拿那么多钱，什么东西也没搞出来，饭桶！送他们回国算了……。”哈顿是负责航空机械的，虽然受不了这个刺激，为了争个脸面，竟胆大包天地把从香港飞来广西的一架英国吉狄式飞机扣留，自己却拍电报回伦敦撒谎说：该机已被摔烂，需要大修，暂不能飞回英国。然后悄悄地把这架飞机拖进工厂，叫工人将它全部拆散，进行绘图仿造。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仿照这种双翼两人驾驶的英国吉狄式驱逐机，做出了六架。哈顿的面子总算争得了。可是，这六架吉狄式

飞机非常短命。

改编工潮

一九三六年，桂系这时连买带自己装配，已经拥有飞机40多架，那阵子，柳州近郊各个山洞到处都塞满了子弹、迫击炮和机关枪，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扛枪的大兵。但朱荣章因在厂设“石牢”压迫工人过甚，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站不住脚，终于在一九三七年被赶回旧金山去了。据说朱荣章临走之前已被中央航空委员会撤了他的职，他走的那天，工人们将一把贴有“朱荣章滚出去！”的标语的大扫帚挂在厂门口，垂头丧气的朱荣章见了，敢怒而不敢言。

在此之前，这个厂的工人曾因被开除一事闹过一起工潮。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一九三七年蒋介石为了削弱桂系的力量，把广西航空修配厂归中央航空委员会接管，改编为第九飞机修理厂。为了限制地方军阀军事工业的发展，巩固蒋氏的统治地位，规定各飞机修理厂只准留用学徒40名，其余一律勒令开除。

消息一传开，这个厂的第二期的120名学徒，象开了锅的汤一样沸腾起来，久已蕴藏在人们心中的怒火，像一支离弦的箭射了出去。学徒们经过串连，马上组织起反开除斗争的领导机构——徒工会。选出黄启光、兰一民、赵家光和黄祖杰等人为代表找厂长讲理。留厂的四十名学徒，为了支持同学们的斗争，也参加斗争的行列，宣布罢工。于是，一场反开除斗争的风潮，在鸡山脚下汹涌掀起。并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朱荣章。逼使朱荣章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他只好答应

用书面向省府和中央航空委员会请示。

事隔两个月，中央航空委员会批复下来了，答应把多余的70多名学徒分别调衡阳第一厂和广州第五厂，过去被停发的六个月工薪，一律按章补发。

事后，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份请示，是蒋介石害怕李、白、黄集团借题发挥，又搞什么“六一”反蒋运动，才忍痛批复的。

朱荣章回旧金山以后，第九飞机修理厂的厂长改由李颐康担任。他算是最沉得住气的人了，虽然九厂几年来没有修好一架飞机，可他仍然悠悠自得，白天坐在办公室里闲得发慌时，就抚摸他那小撮心爱的“日本胡”，或者跷起二郎腿，曲着指头挖鼻孔，晚上就牵着老婆，在厂长公馆里开留声机，跳踢跹舞……。

疏散贵阳

一九四四年秋，日本鬼攻下衡阳，直逼广西。有一天，桂林第四（飞机制造）厂的厂长吴家铸给李颐康拍来一封电报说：第四厂已开始疏散，希立即将九厂在桂林的修理班撤回。再加上李颐康看到柳州一下子来了那么多难民，一时慌了手脚。他一改常态，对工人大声嚷道：日本人快打进广西了，在这大兵压境，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厂还有人在醉生梦死，不好好地干活，三架俄国S·B式的轰炸机和两架日本零式战斗机，修了这么多年，还是上不了天。你们都是干什么去了？……。

但谁都清楚，厂长之所以这么着急，他倒不是担心国家

的生死存亡，也不是要赶紧修好这几架飞机去抗日的问题，而是万一日本鬼子靠近柳州时，上级要他交出飞机，他拿不出来，倘若怪罪下来，说九厂几年来一事无成，谁担当得起？工人见厂长逼得这么紧，也只好手头加快些，工人一加劲，飞机很快就修好了。

不久，日本鬼子逼近桂林，柳州这时人心惶惶，草木皆兵。李颐康更是惊慌失措，他下令全厂，加快速度，不分昼夜，把全部机器拆下，运往贵阳。由于全厂的职工总动员，很快便把机器设备运完了。可是，李颐康的心情还不能平静。因为，那五架修好的飞机，还没运出厂。

这期间，他曾多次报告上级，要求对这五架飞机作出处理。可是柳州机场的官儿们，说什么也不肯接收。理由是：

“负责试机的谭大队长死前曾经检查过，说这五架飞机没有修好（实际上已经修好）。”这些官儿们表面上的文章是这样做，实际上脑子里却在想：时局这么紧张，谁都想扔掉包袱好逃命，你扔给我，我准给谁？机场不肯接收，上边也没办法。中秋节过后，李颐康再也沉不住气了，于是心一横，把厂务课长杨宏瑞、修护课长周涤渲和会计主任陈某一起召来，嘱咐道：“九厂的疏散问题，大体已告一段落，人员和机器物资，该走的都已先走了，剩下的这些人，如果时局紧，上边有命令，你们就可弃厂撤退。这五架飞机飞又飞不走，丢又丢不得。我的意见是，用人把它拖到火车站，一起运去贵阳。我因要解决那些先头疏散到贵州独山去的人的一些具体问题，必须先走一步，工厂在柳的事情以后就靠你们三位酌情处理了，希望三位能以党国、抗日为重，妥善料理。”说完，便匆匆收拾行装，朝贵阳那边逃命去了。

厂长一开溜，下边这些大小官儿更为不安。修护课长首先托词说：“我是搞技术工作的，工厂的机器全已运走，留此无用，况且，这些机器到贵阳后，必须有个人照管才是。”于是，他也溜走了。

会计主任一看不对劲，便留下一笔款给厂务课长说：“看来柳州是保不住的了，这笔款足够留下的人的开销用，我先走了。”

而杨宏瑞吃的是厂务课长饭，无辞可托，见大家都走了，便把学徒队长叫来：“快快把学徒们叫来，将这几架飞机拖到城站装火车运走，晚了就来不及了”。

学徒队长倒是个有见识的，他笑道：“杨公，这几个月我看是把你忙糊涂了。你想想，飞机这么大，火车能装得了吗？如果把它拆散装箱，这又要多大的工程。”

课长猛然醒悟：“依你的该怎么办？”“很简单。”学徒队长毫无在意地说：“两架零式机体积小，可以用火车运走，那三架“3·B”太大，干脆不管它，待到日本鬼子临近时，三包炸药送它们回老家算了。”

“好虽好……”课长有点犹豫：“将来到了贵州，万一上级查究，说我们办事不力，怎么办？”

学徒队长不禁大笑起来：“真有你说的，查究，还有谁来查究？就算将来有人查，那你不会说：‘厂长都管不了，我还能管得了吗？’”

课长一拍手，说：“妙！就这么办。”

计策已定，第二天就组织起全部留厂人员，连推带拖，把这两架零式飞机硬是拖到了火车站。

回乡建厂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九厂在贵州清镇的五百多职工，个个心里很高兴，都准备返回柳州安居乐业，好好过日子。

九厂在贵州半年，半年之内竟换了两三个厂长，这些高级职员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当上了“劫收”大员，唯有那些老老实实的工人和学徒们没有地方去，留在清镇待命。

一天代理厂长杨宏瑞，召集全厂职工开会，当众宣告：“工友们，奉中央航空委员会命令，我们九厂现在不回柳州了……。”

工人们听了无不愕然，一时会场乱嗡嗡的“不回柳州，叫我们去哪里？”“我们靠做工吃饭的，九厂关了门，我们的生活怎么办？”一些不怕事的工人喊了起来。

“你们喊什么？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杨代厂长的话头被台下的工人打断，他有点生气了。杨代厂长咳了几声，呷了一口茶，声音提高了八度：“现在，蒋委员长来命令，要我们去北平、沈阳、上海、武汉、广州……那里的飞机修理厂很多，很需要我们。”

“不打仗了，还要那么多飞机干什么？”一个叫阿新的青年工人站起来大声问厂长，杨代厂长的话再次被打断，他真的有点怒火了：“毛孩子，你懂什么？航空救国的道理你忘记了么？真是岂有此理，混帐……。”我们去的那些地方都是大城市，挣钱多，又是花花世界。”杨代厂长的语气稍有缓解接着说：“到了那里本厂长先放你们三天假，让大家先

玩个痛快……至于柳州九厂那里，中央早就安排好了，改为其它厂，不用你们担心。不过，好话我可说在先，要回柳州的也可以，对不起，本人只能奉送一点路费，到柳州以后有没有工作干这可与我不关呵，望大家三思……。”

部分工人说什么也不愿离开家乡，便去领路费，部分工人虽想回柳州，但又恐生活无着，只好听从杨代厂长的分配，到东北和华东各地去了。就在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间，部分工人带着老婆和孩子离开清镇，先后回到了柳州。

自一九四四年日寇进逼柳州以后，曾盛极一时的龙泉山下的“中央航空委员会第九飞机修理厂”几经日机轰炸，变成一片瓦砾。

一九四六年二月，广西省建设厅将疏散存放在金城江第三纺织机械厂的机器和原材料在原“九厂”旁的“中华铁工厂”旧址上创建了“广西机械铁工厂”。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用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在上海设立中国农业机械股份有限总公司，下设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广西和上海六个农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省政府以原“九厂”七百亩地皮、破旧车间及“广西机械铁工厂”地皮、机器折价作资入股。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柳州中国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当时号称广西机械“王牌”“公司”董事长由上海总公司董事长林继庸兼任，黄荣华代理董事长，黄嵘芳任总经理。公司占地面积一十三万平方米，资产总额为二百四十万元港币。分为二十四万股，有职工一百六十三人，一九四九年发展到二百三十二人，有机床、刨床、钻床、铣床等各种大小机器设备一百六十五台，生产的产品有畜力榨蔗机、手摇榨油机、碾米机、玉米脱粒机等九种农业

加工机械产品，年工业总产值为二万四千三百多元东毫。

机械工业摇篮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柳州解放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柳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接管“柳州中国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的四马力汽油机，用于放电影发电、照明、高山哨所雷达通讯等方面的动力。一九五三年，柳州机械厂主动要求承担试制四马力汽油机任务，终于在当年试制成功了1101型四马力汽油机，填补了我国小型内燃机的空白，并且成为全国最早生产汽油机定点厂。一九五六又承担了试制051型友谊牌摩托锯任务，当年底即试制成功，上述两种产品不但在国内销路广，而且远渡重洋，在莱比锡、大马士革、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法国和瑞士等国际博览会展出，受到国际友人的赞扬。一九五九年先后试制成功了“金田牌手扶拖拉机”和“红河牌中型拖拉机，结束了广西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〇年初，在北京农学院由八机部组织全国拖拉机新老产品全面考核，经过两次性能台架试验，荣获35马力级第一名，为此中央投资一千五百万元建柳州动力厂（即柳州拖拉机厂，现为柳州微型汽车厂），一九五七年，原柳州机械厂高级工程师卢达，曾参与南宁机械厂185型柴油机的试制工作，并奉广西机械局指派，参加并负责指挥广西玉林柴油机厂试制6105型丰田柴油机。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九年，工厂设计，试制新产品有475F汽油机等种，其中包括70型汽车发动机和100型操舟机、70型汽车发